开拍之前,董李无忧(右)和搭戏小演员对词。 拍摄间隙,董李无忧和群众演员聊天。

制造童星

“童星”不是新奇的概念,从释小龙、林妙可到关晓彤,有的风生水起、有的跌跌撞撞。小孩子们还没懂事就站在聚光灯下,放弃别人惯常的童年和学习生活,来博取成名的机会。

这通常是一个家庭的选择,家长中,一般有一人会放弃个人事业,陪孩子提前进入成人的游戏规则。这些家庭有的孤注一掷,把演戏作为日后的事业;有的把表演当做成才的砝码和捷径。其中不乏小孩天资匹配,乐在其中;但更多的孩子不得要领,屡屡碰壁。

董李无忧一脚没踩稳,差点从峭壁上滑下来。他在一部电视剧中扮演男主角的童年,这场戏是爬山采药。

七月初,北京闷热得让人坐立不安,大摇臂和几台摄像机见缝插针地戳在峭壁脚下的草丛和不到两米宽的土路上。摄像、服装、道具,几十号人聚成几小堆,衣服都黏在身上,空气中一股汗味。

粗布半袖、坎肩、夹裤,打着绑腿,套着长靴,古装打扮的董李无忧上上下下爬了12趟。这场戏没有台词,预估播出时长不超过一分钟,实际拍摄一个半小时。从下午两点半到七点半,他拍了四场,下来衣服、靴子一脱,湿淋淋的。

董李无忧今年8岁,从2015年9月参演第一部微电影至今,不到两年拍了30部戏。为了拍戏,妈妈李丽放弃工作,陪他从长春来到北京打拼。

在成为“童星”的道路上,董李无忧有无数的同行者和竞争者。而童星的成长也早已超出个人和家庭的掌控,不得不接受娱乐圈的游戏规则以及外界审视、质疑的目光。

“赚钱工具”、“前途渺茫”、“急功近利”、“孩子没有童年,长大会快乐吗?”这些评论都没能让董李无忧的妈妈李丽停下脚步,她带着儿子继续在剧组间奔波。“我承认这是一场赌博,拼尽全力,就赌孩子能‘演出来’。”

1 “一学期只上了7天学”

【第二天考完数学,无忧要赶去宁波一个剧组拍戏,李丽想让孩子中午回家喘口气再出发,导演不同意,让她们带着行李去学校,考完直奔机场。】

7月5日,无忧要参加二年级期末语文考试,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到10点,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在默写生字。第二天上午11点半考完,出了校门直奔怀柔片场,化妆拍戏。回到家已经晚上9点多,饭没吃两口,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无忧和妈妈李丽租住在东五环附近的一间公寓里,40平米左右,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占了三分之二的空间,这是为了姥姥、姥爷、爸爸来看他的时候有地方住。

屋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衣物塞在两个简易的塑料拼装收纳柜里,行李箱摆在外面,随时准备出门。平时家里几乎不开火,李丽每天带着无忧在剧组间周转,除了盒饭就是外卖,味道都差不多,填饱肚子而已。

夜里十一点,她手机还在不停地响。作为无忧的助理兼经纪人,李丽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对接剧组,她随身带两台手机,微信、电话不断。

第二天考完数学,无忧要赶去宁波一个剧组拍戏,李丽想让孩子中午回家喘口气再出发,导演不同意,让她们带着行李去学校,考完直奔机场。这是无忧的生活常态,“每天都跟打仗一样”。这个学期他一共上了7天学,其他时间全在剧组。因为学籍不在北京,他借读在一所民办小学,学校位于东五环外褡裢坡地铁站附近,班上31个同学,以打工子弟为主,语文和数学由同一个老师教。

同样8岁的王亭文生活也大致如此,一部戏接着一部戏。她是郑州孩子,微博认证为“童星”,有23万粉丝。她最近在拍的戏是《八仙过海》,饰演小何仙姑,月初在怀柔取景。妈妈和姥姥两个人陪她,她的房间满满当当,有两口电锅,饼干、牛奶、水果堆了一地,妈妈说,“担心剧组艰苦,尽量营造家的环境。”

李丽更是帮无忧把“家”装进背包里,她的绿色的帆布包,随时装着无忧的水、小电扇和驱蚊药。李丽显得很累,黑眼圈遮住了眼睛的神韵,犯困时就猛吸一口烟,“陪无忧拍一天戏,他睡了,我还睡不了,通告、剧本、时间安排都是晚上发来。”有一次晚上九点多收到试戏剧本,无忧都睡了,她把孩子喊起来,先背词再录像,十一点前回给了导演。

与现实中的辛苦琐碎相比,李丽更怕网络上的非议。前段时间,一条视频爆出董李无忧的工作强度,质疑声随之铺天盖地。“孩子扭曲早熟”,“家长自私短视”……这些非议中,她最不能接受的是:家长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演员挣的还不够贴的。”李丽说,做父母的只为了给孩子的未来做好打算。

王亭文也遭遇了同样的批判,在她的一条“连着三天四点起床化妆”的微博回复中,骂声四起。6月28日,王亭文妈妈发了一条长微博回应,“如果朋友是对孩子关心的话,我感激,如果打着关心的旗号对家长进行批判,我认为不怀好意……凭什么说看到的只是家长的欲望,你们了解多少实情……”

小演员王亭文

2 人生转向

【她和儿子频繁飞北京,试镜、见导演,只要是正规剧组、有角色、有人物性格,都会递一份资料。】

董李无忧长脸儿、白净、浓眉大眼,笑起来睫毛扑闪,嘴角两个梨涡。他出生于吉林长春,爸爸在中国一汽工作,妈妈做小生意,他跟姥姥姥爷长大。吉林的地方电视台从才艺班选孩子参加综艺节目,他总能选上。姥爷都记不清那会儿上过多少次电视了,只有2015年的《非常6+1》印象深刻,“那是中央电视台啊。”

北京录节目的经历开启了无忧的表演之路。李丽被其他孩子家长拉进一个儿童演员通告群,群里有四五百人,成员头像几乎都是精致漂亮的男孩、女孩,还有几名小演员经纪人,他们每天会分享通告,童星家长们靠这些信息帮孩子联系演出。李丽看到一部网络电影需要个“小鬼”的角色,正好是无忧这个年龄。按照信息里的联系方式,她给导演发了一张无忧的照片,半个小时后收到答复:9月份进组。

戏拍了三天,呼啦啦一帮人打着灯扛着机器对着刚满6岁的无忧,他跟没事儿人一样。副导演问他几岁开始拍戏的,他说这是第一次。副导演嘱咐李丽,“你让他多拍吧,孩子就是吃这碗饭的。”

相比之下,王亭文更有艺术的基因,她生在艺术之家,姥姥年轻时候是二胡演员,妈妈学音乐出身,是一名老师。两年前参加《音乐优等生》暑期节目,被一个剧组发现,开始拍戏,至今参拍十多部影视作品。

李丽则不想给自己留太多遗憾的机会,她和儿子频繁飞北京,试镜、见导演,只要是正规剧组、有角色、有人物性格,都会递一份资料。他的通过率很高。为了节约花在路上的费用和时间,2016年初,李丽不再工作,带着无忧来到北京,租房住了下来,并上了民办小学。

“我对他来我们学校不是很理解。”无忧的一位老师说。放弃长春重点小学,意味着无忧的人生规划真正转向。

3 “小演员非常弱势”

【“很多家长为了孩子拿到角色,请经纪人吃饭,给导演送礼,或者给剧组投资,恶性竞争花钱买角色,这个行当很乱。”】

董李无忧的作品列表可以密密麻麻打满一页A4纸,但李丽依然很忧心:没有真正的代表作。杨旭文版《射雕英雄传》中的小郭靖勉强算,也只出现在前两集。小孩和大人不同,长身体阶段,一年一个样,所以儿童演员通告简洁、准确,各项指标尽可能量化:年龄、身高、长相、牙齿状况、发型、性格特点等等。好角色的竞争都是万里挑一。

谢佳臻是一名从业4年的童星经纪人。“很多家长为了孩子拿到角色,请经纪人吃饭,给导演送礼,或者给剧组投资,恶性竞争花钱买角色,这个行当很乱。”

无忧不久前拿下了徐克导演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饰演男一号的童年。选角历经了两个月,先海选留下十个,经过面试十进四,再试戏四选二,两人再通过PK,由导演拍板。戏份很轻,只有短暂的闪回镜头,但李丽觉得大导演、大院线的名头足够让孩子的履历发光。

她说,对于小演员来说,最理想的角色是以孩子为故事主线的戏,比如《小别离》和《家有儿女》。胡先煦是《小别离》里的张小宇,2011年11岁出道,直到去年《小别离》被观众熟知,在接下来的《如懿传》和《琅琊榜》里都有角色。“从没戏到有戏是一道坎,从被圈内认识到被观众认识又是一道坎,无忧正挣扎在第二道坎上。”

王亭文要幸运一些。她在第二部戏《因为遇见你》中因为一段哭戏被观众记住。王亭文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的养女,电视剧播出后,她的微博粉丝一下子涨了十几万。相较于无忧和王亭文,还有很多儿童当群演、特约演员,只有一两个镜头,几乎没有片酬。

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无忧的片酬在增长,他现在的报价是一天5000元。李丽说,这是明面上的数字,根据导演、演员、剧本调整,好剧组三千、两千都可以,“像《狄仁杰》这种,就不要谈钱了,拍完人家给多少拿着就是了。”

“小演员在这个圈子里非常弱势。片方的心理优势很强,他们不觉得这是合作关系,而是他们在给你们孩子机会。”李丽说。

4 “剧本比课本好背”

【无忧有几次和明星对戏,对方没背词儿就来了,一条条过不了,导演气不过就骂孩子。】

无忧为了拍戏“什么罪都遭了。”去年冬天拍夏天的戏,下雨的场景,凉水直接就往头上浇。有一段时间,赶巧连接了好几部挨打的戏。其中有一场是“父亲”用板凳打无忧屁股,为了追求逼真效果,导演让真打,打来打去都不满意。最后一条,演父亲的演员急了,板凳直接摔在无忧屁股上,散架了。“就听孩子哇一声哭起来,当时屁股就肿了一指高。”

那天晚上无忧发烧40度,剧组住的村里没有药店,从老乡家里借的退烧药。李丽看着无忧直掉眼泪,“别拍了,咱回家吧。”无忧一听哭得更凶,“妈妈求你了,我能坚持。”体温退到38度,他又进了组。

无忧喜欢拍戏多于上学,他觉得“剧本比课本好背”。他把自己理所当然地看成是行当里的一员,架势老道。问他拍戏遇到明星激动不激动,他眼也不抬,“哪有什么好激动?”

“剧组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李丽说,刚开始带孩子进组的时候,特别谨慎,不敢多说一句话。

时不时就听对讲机里冒出来一句“你拍的这是戏么我擦!”或者“你大爷的,快点的啊。”大导演骂小导演,大演员骂小演员,大摄像骂小摄像。骂人甚至不需要理由。无忧有几次和明星对戏,对方没背词儿就来了,一条条过不了,导演气不过就骂孩子。李丽看着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5 “我以后能成影帝”

【经纪人谢佳臻说,很多孩子的自身条件不适合做演员,家长一门心思想让孩子火,“这是大人的虚荣心和攀比心。”】

两年30部戏,李丽每天都能收到其他家长的好友申请。“先把你夸一通,然后就问这些戏都是怎么接的呀?以后能不能带带我们?”“这一行竞争非常激烈。”经纪人谢佳臻说,很多孩子的自身条件不适合做演员,家长一门心思想让孩子火,“这是大人的虚荣心和攀比心。”

李丽从没怀疑过孩子的天赋和长相,她的危机感来自一茬茬新人涌入和优胜劣汰。“让他尽可能多接戏,积累人脉。小孩子两年不演,长大再出来,别人都把你忘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是她给无忧规划的进阶之路,“他从小在剧组,到时候肯定比别的孩子有优势。”

王亭文的妈妈也不确定女儿以后会怎样,但她觉得“做演员是一条很好的路。”为了赶上学习进度,每进一个剧组,她就为女儿在当地请一对一家教。

“付出这么多,万一孩子以后成不了明星怎么办?”我问。

“从现在开始积累,即使成不了明星,能当个演员也行。”李丽说。

关于未来,孩子比她乐观得多。前两天,无忧兴奋地跟她讲,“妈妈,星座分析上说了,我以后能成影帝。”

据《新京报》